

## 【著作者说】

《福地》和《富矿》《后土》一起构成了叶炜的“乡土中国三部曲”，作者试图通过“场域”的观照，向童年的家乡致敬；力求叙事的丰富，进行一次超现实主义写作实践。

## 【编辑推荐】

《孤灯下的记忆》

赵綱 著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作者赵綱为历史学家赵俪生的女儿，在书中，她鲜活地记录了一批父辈学者的独特风采和多舛命运。

《御窑千年》

阎崇年 著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明清历史学家阎崇年撰写的简明瓷器文化史，重在探讨官窑与御窑瓷器的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。

《村落里的单身汉》

彭大松 著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本书聚焦我国偏远贫困农村单身汉群体，希望全社会能关心单身汉群体，这不仅是道义的需要，也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需要。

《万用表》

苏童 著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本书选取了苏童多年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品，包含《万用表》《红粉》《妻妾成群》《天赐的亲人》等名篇。

《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》

[哥伦比亚]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  
南海出版公司

1954年，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为《观察家报》撰写报道和电影评论。一年后，他在该报发表了《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》系列报道，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生存故事。

《半落》

[日]横山秀夫 著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这部推理小说讲述了一位高级警官投案自首，供认掐死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妻子，因为不忍看她受苦。案发后他没有立即投案，而是拖延了两天，问及这两天发生的事，他一言不发。两天里发生了什么事，值得他如此守护？

《鲍勃·迪伦诗歌集(1961—2012)》

[美]鲍勃·迪伦 著  
西川 马世芳 等译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精选了1961年至2012年迪伦原创的368首诗歌，其中包括部分首次收录的近年新作，同时公开了迪伦珍贵的创作手稿。西川、马世芳、陈黎等多位诗人参与翻译。

《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》

[美]拉姆·达斯 著  
吉林出版集团

多年来，拉姆·达斯一直致力于陪伴临终者，帮助他们面对老去和死亡。但直到2001年，他自己身患中风，才真正感受到“老”的含义，开始关注随年龄而来的痛苦和脆弱，于是有了这本《学习做一个会老的人》。

## 立足村庄，言说中国

□叶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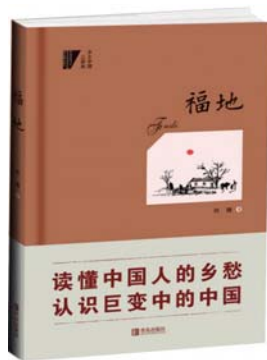
和《富矿》《后土》一样，《福地》写的依旧是麻庄。所不同的是，《富矿》里的麻庄指向的只是鲁南地区的一个小村子，其文学的“容貌”并不是那么清晰，那里的一切基本上是鲁南农村所共同拥有的。《后土》里的麻庄，其面貌就更加清晰了，甚至有了不少村庄的表情，其悲伤，其欢笑，跃然纸上。而《福地》里的麻庄，其地标意识更强，那里所有的一切物质存在和环境布局，几乎都可以在我的家乡找到些许印证。

其实，创作《福地》的一个最大动力，就是要认认真真地书写一次家乡。

十余年来，我几乎都把自己的写作放置于同一个“场域”——童年记忆里的家乡。

地处鲁南腹地的家乡面对苏鲁大平原，背靠大山大湖，是一片风水宝地。小山村以千年未曾改变的姿态安静地卧在那里，滋养着生活在那里的乡亲。那里历史积淀丰厚，有过辉煌，当然也有过灰暗。在烟雨淋漓的历史记忆里，那里曾经有过数不清的兵荒马乱，也有过水患泛滥。当历史远去，勤劳的家乡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再造了一个新村庄。家乡人的大气由此积淀下来，内化为家乡人民的秉性。在广袤的乡村，保有着淳朴雄浑的乡野民风。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，一定会有着各种悲欢。生活在这样的场域里的人，也一定有着与别处不同的精神特质。我在《福地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

这里的人们关心的永远都是国家“大事”，谈起来那都是千秋大业，皇亲国戚，他们从不关心身边的琐碎事情。也许是因为这里是苏鲁大平原，苏豫皖衔接带，既上承曲阜孔孟之礼，为孔孟老子等圣贤之地，又下纳丰沛汉王之风，为一代帝



《福地》  
叶炜 著  
青岛出版社

王之乡；既北蓄泰岱之豪放，又南收江淮之灵秀；既西取微湖之广阔，又东收沂蒙之厚重……总之，这里的人活得大气磅礴，从不窝窝囊囊！即便是饿着肚皮，操的依然是帝王心，干的依然是天下事！

这就是我的父老乡亲！

家乡所在的鲁南保留下了许多富有历史意味的东西，需要我们去努力挖掘。这里的民风民俗风貌风景，乡民所保留下来的自成体系的本土信仰，以及历久弥新的文化积淀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，有的还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麻庄所在的这个场域，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的“富矿”。

与《富矿》《后土》主要着墨于当代现实不同，《福地》的笔触延伸向了近现代，叙述的重点和视角已经从现实转入了历史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时间跨度和题材书写非常适合超现实主义写作，小说中所使用的、贯穿始终的老槐树视角以及时或闪现的鬼魂叙事和动物叙事，让小说有了超越现实的灵动幻象，既让所书写的故事附着于现实存在，又充满了历史的想象。整个小说可以说是一次超

现实主义的写作实验，既有现实主义的色彩，又有魔幻主义的营构。

在《福地》的创作中，我有意识地尝试了四种叙事，即老槐树叙事、鬼魂叙事、动物叙事和家族叙事。

先说老槐树叙事。为何选择老槐树？这不是一棵普通的老树，它已经在小说中的麻庄存活了五百年，和村庄一样古老，它见证了麻庄的建立和成长。老槐树叙事保证了全书的全知全能视角。《福地》描绘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，有现实的书写，更有历史的回望，有民风民俗的展示，更有乡村精义的探求，其书写对象是很广阔的，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视角。在《福地》中，老槐树不但知晓麻庄所发生的一切，能够和麻庄那些死去的魂灵对话，也可以和麻庄的老鼠等动物交流，更可以穿越历史，和天地人鬼神沟通。所有这些，都是其他叙述视角所不能承担的。

鬼魂叙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，蒲松龄在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，《聊斋志异》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叙事传统在当代作家这里没有能够继续发扬光大。自从现实主义写作成为时代的文学主潮以后，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已经被文学逐渐抛弃。殊不知，鬼魂叙事正可以弥补文学的单调，能够为现实主义写作注入灵动色素。鬼魂在小说的第一章中就出场了。为何要在小说一开始就进行鬼魂叙事？在我看来，这一叙事很重要。一方面是情节需要，更重要的是对于老槐树叙事的补充。每当老万遇到难事，逝去的绣香总要出来劝慰或者支招，在重大困难面前，甚至会直接现身施以援手。鬼魂叙事在小说中是一个完整的存在，力图构建一个混沌的文

学气氛。

通过以上叙事，小说写了老万在波澜壮阔的时代中的多舛一生。从年轻时跟着父辈抗击捻军到打土匪，抗日，支援淮海战役，解放后被批斗，“文革”中被打压，直到改革开放盼家人团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因难产而早逝的绣香以灵魂的方式一直伴随着老万左右。从一开始直到老万离去，绣香的灵魂一直在引导着他。同样，在老万四个子女的命运沉浮中，小说也不时地加入了其他象征性元素，不断扩展小说的故事内涵，使得整部小说像一个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圆。这样的一种开放性营构，是我在创作中所努力追求的。

在《福地》创作中，我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开明乡绅形象——老万。在中国当代小说中，乡绅往往多是反派角色，他们不但欺压百姓，还祸国殃民。但老万作为一个乡村士绅，具备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所有自觉。在当代文学史中，士绅抗日的形象并不缺少，但像老万这样，视村庄如性命，视村民如子民的开明形象还是极少的。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的一面，历史的叙述多数时候都是在做披沙拣金的工作，而文学，尤其是小说，却不能忽略这些个体。或许这些个体微不足道，但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。老万这一形象是有真实人物原型的，在鲁南的抱犊崮山区，像老万这样的开明士绅并不少见。所以，在那历史遗漏之处，正是文学出发之地。这倒不是说历史叙述是不可靠的，而是说文学完全可以提供给读者另一种意义上的“真实”。这样的真实有别于冰冷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分析，而是有温度的感性存在。历史常常喜欢关注整体和大人，而小说则常常在个体和小人物那里找到自己的兴奋点。

近日，诗评家燎原凭《昌耀评传》一书，获得“2016·星星年度诗歌评论家奖”。获奖之际，燎原接受了齐鲁晚报的采访。

齐鲁晚报：你最早结识昌耀是什么时候？昌耀对你有什么影响？

燎原：1979年下半年我正在青海师院中文系读大二，整天热衷于诗歌写作；昌耀刚回到《青海湖》编辑部，从事原先的诗歌编辑工作。当时，整个诗坛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路数的抒情诗，我也是，唯独昌耀不是。他的《烟窗》《湖畔》《荒甸》等，带有浓郁的西部山乡民俗与自然风情的短诗，让我深感惊讶。同样让我惊讶的，是他奇崛、古拙、夭矫不群的语言方式。昌耀的诗歌改变了我的写作。我今天在诗歌批评中所形成的语言系统，包括鉴别力与眼光，都与昌耀有关。当然，还与其他中外经典诗人艺术家的作品有关。

齐鲁晚报：你认为昌耀诗歌的价值和他对诗歌写作的开拓性表现在哪些方面？

燎原：昌耀是一位为青藏高原、为时代风雨和命运所造就的诗人。关于他的开拓性，我感受最深的，首先是对诗

歌中审美品质的自觉恢复和神奇呈现。在他早期那些关于青藏高原的风景抒情小品中，传递出一种遗世独立、令人心驰神荡的美。其次，则是他由命运造化的复杂与博大。他以深重的苦难感和命运感，来自青藏高原的民俗元素和大地气质，现代生存剧烈精神冲突中悲悯的平民情怀和博大坚定的道义担当，为当代汉语诗歌留下了诗艺和精神上无可替代的经典。这一切，既源自他出色的个人天赋，亦源自命运的造化。

齐鲁晚报：《昌耀评传》之前，你还写过《海子评传》。《海子评传》已多次再版，由此可见人们对海子的喜欢。

燎原：与昌耀更多的后天的命运造化相比，海子则是先天的、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罕见的天才。近日重读他的作品，更加深了我此前的一个判断，我们现今所谈论的，是一个远未被读完的海子。他在诸多长诗，比如《太阳·土地篇》《太阳·你是父亲的好女儿》《太阳·

弑》《太阳·弥赛亚》，以及一些诗学文论中所传达的，对于人与大地总体关系的探讨，对于人类现代生存困境中之于神性生存的寻求和想象，我们至今远远没有读透。

齐鲁晚报：什么样的诗歌能够流传？能够流传的诗歌需要什么样的特质？

燎原：许多优秀的诗歌都有精神和艺术上的超前性，由于超出了同时代的感受力和认知水准，所以，它们需要时间来确认。而这种超前性——对一个时代深层情绪的提前感知，以及寻求新的、让公众感到陌生的艺术方式来表达，正是诗人的荣耀所在。昌耀的诗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曾经饱受冷落，近乎三十年后才得到确认，就是证明。这也是我眼中经典性诗歌的特征。而有些诗歌，需要确认的时间甚至更长。某些杰出诗人艺术家证明了一个更残酷的原理：“有些人死后方生。”在当下迅速流行的作品，与经过漫长时间确认后所流行的作品，应该是不同质地的。

## 优秀的诗歌需要时间来确认

本报记者 华章

专访著名诗歌评论家燎原